

◆ 逝者追忆

白帽子

程保平

这十来年里，每到母亲节或过生日，我都打电话回去，感谢老娘的生育之恩。娘是那种为孩子可以下油锅的人，从不说带大了五个子女是如何如何的辛苦。但有件事我还记得，我儿子出生的时候，她曾淡淡地说过，儿的生日母的难日。

而父亲节，我从没有打过电话回去，那原因可能是父亲耳朵背，已经很多年了，打了也是由老娘接。还有可能，是我根深蒂固地以为，男人或父亲嘛，对家总是遮风挡雨、应当应分的，形式那一套没必要。然而，今年离父亲节还有几天时，我就想打电话了，只是父亲的号码是空号，我永远拨不通了。

父亲去世后，我收了三件遗物，带回了自已的小家。一是笔记本，零散记录了他病前的一些感受，无外乎思念在外工作的孙辈们，死后不搞迷信等等。另一件是睡衣，我洗后放在自己洗换衣服的抽屉里，偶尔摸一摸，能感到父亲的某些气息，再摸，又是冰凉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再就是一顶白得发黄的塑料帽，我拿回来前，已经挂在老家披屋里很多年了。过去我每次看到，都很奇怪，父亲为什么还留着这古董呢，但也没有问过。我记得，帽子买来后，父亲很高兴，跟我妈说，只要5块多，能戴很多年，不仅晴天能戴，雨天也可以戴，而草帽一块多钱，一年就烂了。

1973年夏天，这帽子就应该有了。那一年洲区淹大水，我们家的那个圩破了，父亲只好外出找事做，一会儿安庆，一会儿农场。有一段时间，是从巨网闸拉板车，送公粮到红星粮站，父亲把我带在边上搭纤，坡度大的时候撑一把劲。有一天，路上遇到大雨，父亲把帽子让我戴了，还吩咐说，不要掉到地上，脚一踩就完了。

那帽子在当时是时髦的，苦难的日子里，一定给父亲带来了某种欢欣。父亲是爱美的人。我妈说，他年轻时当兵、工作，就很讲究，喜欢裤脚提上来吊边的府绸裤子，落户农村后，条件差了，穿着才将就了些。那裤子曾我见过，上初中时有一次，我在楼上柜子里翻到，就套在自己的身上，布面已经松懈，谢色，但我依然觉得美。

有一年夏天，那时父亲已经六十多了，患了肩周炎，来我这里治疗，我看那衣服简直有失我的形象，就跟妻子说，给爹爹买套新的吧。妻子是实心眼的人，买了一件暖色衬衫，一条阴蓝发亮的裤子，质地都好，父亲穿了几天后，妻子问，爹爹的衣服要换吧？父亲赶忙说，没淌汗，不换，不换。

还有一次，是去年父亲病后，我们一家子陪他外出旅游，到苏州那天晚上，父亲已经不能走路了，但还是坚持去商场，给老伴、女儿和儿媳们买银手镯。我儿子太郎见他衣服旧了，就说，我们去给爹爹买套衣服吧。回到旅馆，父亲摸着衣服说，很软，一看质量就好，我孙子待爹爹实在。这衣服直到父亲弥留前还一直穿。是父亲授意，还是我妈懂得，我不清楚。

拉板车的时候，那帽子还是纯白色的，阳光大的时候，闪着辉光，雨落下来，打在上面啪啪作响。我还记得，那次我戴了帽子，心里也是美滋滋的，但看着父亲光着头，弓着腰，背着纤，用力拉车的情景，心里也是酸酸的。

当年拉板车真苦，来回六十里，一天两趟，一趟比一趟重。我那时才十一岁，空车返程时，父亲就让我坐在板车上。夜里，天热，我们就睡在空旷的大堤上。蚊子多，蒙着被单睡觉，都往鼻里钻，点了青蒿熏都没用，父亲就坐在边上为我打扇，直到我入睡。

今年父亲节恰逢周末，我没事，在家为父亲写点文字。窗外下着雨，淅淅沥沥，冷冷清清。我愿这雨能下到老家，下到那片竹林下父亲的新坟上，捎去我悲凉的思念，同时也告诉他，我现在夜里能睡六小时了。

◆ 纸短情长

两双解放鞋

谢婷婷

清晨，福州秀山菜市场，一位白发老爷爷，穿一双军绿色旧“解放鞋”，坐在菜市场外的一棵榕树下，一边啃着馒头，一边用闽南话一遍遍地喊：“韭菜要吧，刚割的，一块五一把。”“两捆都给我吧。”我扫了他递过来的微信二维码，老爷爷利索地装好韭菜，递给我。离开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他脚下的“解放鞋”。

我爷爷一个人生活在黄山市祁门老家，他永远有两双鞋：脚上一双旧“解放鞋”，房间里一双新“解放鞋”。“你这一双鞋可以买十几双‘解放鞋’，能穿好几年，太浪费。”上次我给他买品牌运动鞋，他不穿，说穿得不舒服，责怪我。

爷爷平日不修边幅，假如他哪天拿沾过水的梳子，在镜子前把仅有的一簇毛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脚上换上新“解放鞋”，那肯定是去走亲访友。他去得最多的是靠近休宁的凫峰镇。凫峰镇离我家有17里的路程，来回34里，其间要走14里的山路。翻山越岭，山路仅能容纳一人行走，人迹罕至，荒草丛生。小时候，我吵着要跟他去凫峰镇，30多里的路程我自己走的不过三五里，多数路都是爷爷背我走过的。爬坡时，爷爷喘着粗气，我主动要求下来自己走，他却笑着说，“小孩子骨头没长好，不能走太多路，脚会走坏的”。就这样爷爷走一段歇一段，把我从家里背到凫峰，又从凫峰把我背回。

回到家，他马上脱去新鞋子，心疼地看看，然后换上旧鞋。



杨树山 作

◆ 旧年光景

铁匠铺

程应生

少时，家门口有一个铁匠铺，那是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的去处。我们经常一边看着那火花四溅的打铁场面，一边唱着儿歌：“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

铁匠铺是一间小瓦屋，由于长期被烟火熏染，里面的墙壁已变成紫黑色。我们站在门口，探头探脑地向里张望，但见炉火通红，突突地冒着蓝色火苗，徒弟把风箱拉得呼哧呼哧响，站立铁砧旁的师傅，脸庞黑里透红，额上汗珠滚滚……

几把锤子，几只钳子，几个斩子，还有呼呼叫的风箱，这几件东西是打铁人挣钱谋生的家当。炉膛一般都是他们自己搭建的，很粗糙，紫黑的墙壁上，挂着他们已打造好的链子、斧头、火钳、铲子等铁器。

毛坯铁在炉膛里烧得通红，三人锻打，火花四溅，锻除杂质，打成毛坯，然后根据所打制的器具下料，烧红，师傅左手钳稳、翻动铁料，右手握小锤用特定的击

“你打工的地方离家里有多远？”每次回老家，爷爷就拿出地图来问。他孑然一身，小时候，我和弟弟的吵闹还能给他解解闷，长大后离开他，我和弟弟分别去了不同的城市，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这么老远啊！要坐很久的车吧？”他眼神中总有点不舍的失望。我逗他说：“福州很远，靠近台湾，两双‘解放鞋’走破都走不到。”

我嫁人后有了自己的家庭，回家的次数从每年一次到每几年一次。有一次特别想他，拨通了邻居的电话。电话那头，爷爷愣了几秒，才兴奋地说“是婷呐，你在外面还好吧？你什么时候来家啊？”我忽然鼻子一酸，说不出话来。“喂？婷呐，你听不听得见啊……”

通过电话，我立即在网上给他买了十几双“解放鞋”。我想象他收到一箱“解放鞋”时兴奋的情景，那肯定就像我小时候看他中山装四个万花筒似的口袋。每次出门回来，他总能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样又一样我和弟弟喜欢的零食和玩具。我知道他收到这箱“解放鞋”会费一番周折，因为山村不通快递，他要去十几里外的外村去取。

“爷爷，是我，我是婷。”我大声喊，他还是不知道我是谁。

邻居让他把电话筒靠近耳朵，我们总算对上了话。“爷爷，‘解放鞋’收到了吗？”

“是你买的啊？！”爷爷恍然大悟，说，“买那么多，穿不了，我便宜卖掉了。”

“啊，你干嘛卖掉呢，可以留着慢慢穿啊。”我埋怨他。

“不需要许多鞋，有两双就够了，不能浪费。”他说。

